

畅销136国翻译成24种语言的巅峰巨著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高永◎译

心理学统治世界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② 群体篇·大众心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畅销136国翻译成24种语言的巅峰巨著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高永◎译

心理学统治世界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② 群体篇·大众心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统治世界.2/(法)勒庞著;高永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55-0284-7

I. ①心… II. ①勒… ②高… III. ①政治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D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3683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许可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心理学统治世界2, 群体篇·大众心理

作 者 [法]古斯塔夫·勒庞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00毫米×92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284-7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第一部分 乌合之众

第一卷 群体心理 / 2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 34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 79

第二部分 革命心理学

第一卷 革命的一般特征 / 110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 110

第二章 宗教革命 / 120

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 / 131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 140

第二卷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 152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 152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 161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169

第四章 革命大众的心理 / 173

第五章	革命议会的心理 / 182
第三卷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 189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 189
第二章	旧制度的心理基础 / 200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与哲学家的影响 / 208
第四卷	制宪议会 / 219
第一章	制宪议会的心理 / 219
第二章	立法议会的心理 / 228
第三章	国民公会的心理 / 233
第四章	国民公会时期的法国政府 / 242
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实例 / 248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 255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 261
第五卷	古代传统与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 / 276
第一章	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挣扎 / 276
第二章	秩序的恢复：执政共和 / 286
第三章	最近一个世纪传统与革命原则相冲突的政治后果 / 293
第四章	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 / 298
第五章	民主演进的结果 / 305
第六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 309

第一部分 乌合之众

第一卷 群体心理

一、群体的一般特征

一般而言，“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不管他们的民族、职业或者性别，也无论他们因何走到了一起。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的含义。在一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与群体中的个人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集体转向了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心理。虽然它是暂时的，然而确实表现出了某些非常明确的特点。他们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定义，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是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这样，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到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很显然，人们偶然性地站在了一起，仅仅这样的表现，是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特点的。就像有 1000 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根本不算是一个群体。要

想具备群体特征，必须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也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这是基本前提。

组织化群体中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是他们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他们作为个体同时出现在某一个地点。有时候，在某种狂暴的感情——比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因此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重要特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迅速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了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从这个角度讲，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时，是否也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全取决于他们的目的。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了一起，但在某些巨大影响的作用力下，它当然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但是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的特征。除了这些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加的特征表现。这种附加特征，因为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所以，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于心理群体，我们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即由不同成分但为了同一目的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如由相同的宗派、等级或者阶层组成的群体）非常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的特征以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两者有所区别。

不过在我们深入地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很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开展这项工作，自然科学家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所有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去探查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的特点——我们也会如此。

对于群体心理，我们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这样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这个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同样，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因为一个

人让自己的性格始终保持不变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艺术创作中。只有单一性的环境，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的单一性。对此，我曾经在其他的著作中给予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了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法国的国民公会中那些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一些谦和君子。在正常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们自然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者性格善良的官员。在风暴过后，他们又会恢复这样平常的性格，安静守法，是典型的好公民。因此，拿破仑才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全世界最为恭顺的臣民，正是基于对这一特质的把握。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于群体表现出来的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只能专注于那些较为明显的、已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形态。只有在这种发达的组织化阶段，一个种族一直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的特点。这时你会发现，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讲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会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群体性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与孤立的个人可能没有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是群体所特有的，只能在群体中才能看到。现在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群体性的特征，以便揭示其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是：无论是谁，只要构成了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者智力不管同与不同，一旦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都会使他们获得一种集体心理。这将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其独自一人时大为不同。如果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情感或瞬间的思维在个人的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至少不可能变成行动。但当他们结成一个心理群体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了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就会表现出一些集体特点，与单个的细胞所具有的特点非常不一样。

和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构成因素的总和或者它们的平均值并不存在，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比如碱和酸——发生反应后形成的一种新物质一样，它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也就是说，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证明这一点并不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我们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在现代心理学中所确认的那些真理：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而且在智力的活动中，都发挥着完全压倒性的作用。这种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力量巨大，有意识因素只能起着很小的作用。就算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很少的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主要受到了遗传影响，从而造成了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可以给我们的行为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没有说明的原因，但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的许多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经常是不被发现的）。人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其实都是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导致的结果。

在无意识构成种族的先天禀性这个方面，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总是十分相似，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这是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独特的遗传条件形成的差别，以此区分彼此。在智力上人们的差异最大，不过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与情感。而在属于情感信仰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比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即使最杰出的人也很少能比芸芸众生高明多少。从智力上比较，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一定会有天壤之别，但是在性格上，一定细微差别甚至根本没有差别。

很普遍的性格特征，受到我们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他们都在同等程度上具备着这些特征。因此我认为，正是这些

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然后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与个性被削弱了。结果就是，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在群体中占了上风。

对于群体而言，它一般只具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那些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这表明群体的非理性）。涉及到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议会中的杰出人士共同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并不会比一群笨蛋所采纳的决定更加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的才智来处理面前的工作。群体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这是事实，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一个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平常所言，整个世界比伏尔泰更加聪明；倒不如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亦即，群体中的个人如果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的品质集中在了在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绝不会和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

这些新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正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群体所独有的、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

首先，即使仅从数量的角度去考虑，作为个体的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保护性的），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于本能的欲望，但在他独自一人时，却必须对此加以限制。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下面的念头：群体是一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如此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就在群体中彻底地消失了。

其次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能接受的倾向。传染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是普遍现象，但却不易解释清楚。我们必须把它看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就对此做一些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一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达到的程度足以使个人随

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精神倾向，如果不是作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会具备这样的念头和能力。

决定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正好对立相反。在这里，我指的是那些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群体暗示的现象，就必须注意最近一些心理学发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体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绝对服从，会做出一些同他平时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我们通过最为细致的观察已经证实，那些融入群体行动很长时间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它类似于接受催眠的人受到了催眠师的操纵进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他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到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他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辨别力和意志力也不复存在，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受到了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而言，群体中的个人也会如此，他不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被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被极大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群体中的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加难以抗拒——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作用，且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倍增。其中，具备了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这种暗示的个人则是非常稀少，所以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利用暗示的力量，去违背原则地做些事情，比如，有时只需一句悦耳的言辞或者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就可以阻止群体最为血腥的暴行了，这是群体中的明智者唯一可做的。

现在我们知道，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如下：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壮大，思想和感情因为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

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时，他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了。

进一步地说，仅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发生文明的倒退。孤立时的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却会变成野蛮人：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会表现得身不由己，狂热残暴，原始似的热情和英雄主义。且与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己被各种形象和言辞所打动。相反，他以个体孤立存在时，这些形象和言辞对他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能够以最熟悉的习惯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举动进行警惕和分析。而在群体中的个人，则如同众多沙粒中的一颗，他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基于这些原因，人们就会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则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都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那些委员们，个个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型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清白无辜的人送上了断头台，并且对自己人也大开杀戒，放弃了他们那不可侵犯的权利，违背自己的根本利益。

群体中的个人，他们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其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可以让一个守财奴从此挥霍无度，将怀疑论者改造成忠实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恶的犯人，让懦夫成为豪杰。比如在 1789 年 8 月 4 日那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们一时间激情勃发，毅然地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可他们如果是单独地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的，死也不会同意。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会低于孤立的个人，但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这全看所处的环境如何，而且一切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从

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专家们，是完全理解不到这一点的。群体当然是经常犯罪的群体，但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这样的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才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了一种教义或者观念的凯旋提供了数量和力量的保证。他们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一种“伟大”行为的诞生。就像1793年那样保卫自己的祖国。在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中，有着无可质疑的无意识的成分，也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因为如果人民只会以一种残酷无情的办法去做大事，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多少他们的记录了。

二、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在概括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我们还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详细研究。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群体的某一些特点，比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批判精神和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处于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像妇女、儿童和野蛮人（非歧视，只是指不文明的人）。但这一点我只是附带一说，本书并不论证。而且，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没有用处，也很难让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相信。

现在我们将逐个地讨论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看到的那些不同的特点。

（1）群体的冲动、易变与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经说，群体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在这个方面，群体和原始人非常相似。就表现来说，他们的群体行动当然可以十分完美，然而却并不受大脑的支配，个体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行动的。所有的刺激因素都会对群体起到控制作用，并且其反应会不停地变化。可以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仆。孤立的个人

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他的大脑会给他提醒，受冲动的摆布是不足取的，因此他能约束自己，避免受到这种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的语言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人拥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相当缺乏。

根据产生兴奋刺激的原因的不同，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者懦弱的，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和强大，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会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非常多变。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发现，群体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以及表现得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成为刽子手，又很容易慷慨就义，为了每一种信仰的胜利，他们不惜血流成河。如果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我们不必回顾所谓的英雄主义时代，在起义中他们就从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有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拉过来上万人，然后一声令下，这些人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群体绝不会做任何预先的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又总会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一个方向飞舞，再落到地上。后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就会举出一些群体感情多变的例子。

这种易变性使群体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更是如此。当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时，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另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热的愿望，却不可能持久，因为它根本无能力做出任何的长远打算或者思考。

群体冲动而且多变，不仅如此，它像野蛮人一样，还不准备承认。在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的障碍，但群体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会让它感觉自己势不可挡。对其中的个人来说，没有不可能，只有不敢想。每个人都很清楚，在他孤身一人时，不能焚烧宫殿或

抢劫商店，即使有这样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但在他成为群体一员时，却马上意识到了人数给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和抢劫的念头，并且会马上屈从。他会狂暴地摧毁障碍，他们的机体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激愤的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的来源，它也总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像它会影响到一切大众的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总是急躁而冲动的，这无可置疑，不过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拉丁民族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很显著的差别。最近的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说明。在25年前，仅仅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了侮辱的电报被公布，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很轻微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怒火，导致政府立刻垮掉。不过就在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时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失败，在英国国内的反响却很轻微，甚至没有一名被解职的大臣。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一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最多，凡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是在悬崖边上散步，指不定哪一天便坠入深渊了。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说过，群体一个普遍的特征是极易受到暗示的影响，我们还指出，在一切人类的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受理性控制的）。不管你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都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所以很容易受人暗示。暗示产生后，通过相互传染，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暗示变成控制），群体感情的共同倾向就立刻成为既成事实了。

正像所有的处于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会变成行动。不管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都会在所不辞。这一切都取

决于外在的刺激因素，而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对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合理的理由非常重视，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而且非常理性。

就此，群体永远在无意识的领地漫游，随时听命于任何的暗示，像对于理性的影响无所反应的生物一样，失去了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以外再没有别的。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是不会存在的，如果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一定的理解，就必须牢记这一点。

那些能够轻易地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的曲解之后产生的结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即面目全非了。群体的思维是形象的，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没有逻辑关系的一系列的其他形象。只要我们先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就产生一系列的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了。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群体对于此事实却视若无睹，将歪曲性的想像力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了。群体很少对于主观和客观进行区分。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会被它当作一种现实，尽管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

群体对于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形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彼此不同的倾向。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作为相互传染的一种结果，其歪曲程度是一样的，在群体中的所有个人都会表现出相同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这种传染性的暗示过程之起点。比如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它出现在所有的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第一个感觉到了它的存在。然后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下，由一个人编造的谎言，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成为一种奇迹。

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的特点，因为它就是被成千上万人所观察到的现象，尽管都产生了幻觉。